

滇南武装斗争

云南革命斗争回忆录之三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革命斗争回忆录之三

滇 南 武 装 斗 争

方仲伯 等

云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绍辉
封面设计：林维东

滇南武装斗争
方仲伯 等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三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5 字数：249,000
1984年8月第一版 1984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7,500

统一书号：3116·434 定价：1.00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解放战争时期滇南的武装斗争

..... 张华俊 袁用之 方仲伯 唐登岷 (1)

山雨欲来时期滇南党的工作 张华俊 (78)

红河两岸红旗飘

——回忆“边纵”十支队在滇南地区的斗争

..... 岳世华 廖必均 马仲明 谢加林 (108)

怀念刘宝煊同志 方仲伯 (125)

从仰光到石屏，由石屏上西山 马仲明 (137)

解放战争时期思普区地下党及武装斗争 黎 爰 (144)

建水地下党的建立发展和武装斗争 黄源昌 (158)

宝秀中学和石屏支队 杨相才 (174)

金平革命武装的诞生成长和壮大 王平曾 (188)

开远地区地下党斗争纪实 资文斗 (209)

蒙自县草坝蚕种场党的地下斗争 许浩文 (216)

个碧石铁路线上党的地下斗争 史承典 (233)

回忆元阳县新街的革命斗争 谢加林 吴炳蕃 (238)

回忆进军滇中 挺进滇南的战斗

..... 李荣兴 黄仲先 (246)

记个旧矿工武装斗争 朱 江 (264)

元江狙击战 钱渭川 (271)

| | | |
|-----------------------|-------|-------|
| 记边纵十支队阻歼残敌主要战斗 | 许 洪 阳 | (275) |
| 回忆边纵九支队的文艺生活 | 丁 怡 | (279) |
| 快乐的队伍 | | |
| ——回忆边纵九、十支队的宣传文化生活 | 唐 流 | (291) |
| 屹立于敌人后方的红色堡垒 | | |
| ——记建民中学 | 杨知勇 | (298) |
| 奔袭洼坪 | 吴 任 | (320) |
| 攻打石屏 | 钟君劭 | (323) |
| 在革命的熔炉里锻炼成长 | | |
| ——我对“小鬼队”的回忆 | 唐 流 | (329) |
| 我在边纵的战斗岁月 | | |
| ——从孤儿到女卫生兵 | 平 原 | (336) |
| 悼念罗正明同志 | 方仲伯 | (343) |
| 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第十支队大事记 | | |
| 廖必均 | (345) | |
| 边纵配合野战军进行滇南追歼战役纪实 | 廖必均 | (359) |

解放战争时期滇南的武装斗争

张华俊 袁用之 方仲伯 唐登岷

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华南分局的领导下，云南地下党在全省范围内广泛地发动和组织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人民武装斗争。在全国解放前夕，有力地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大军，歼灭了国民党在大陆上最后的残余武装第八兵团。全面解放滇南的武装斗争是党领导的云南武装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一九四七年开始发动于元江，以后逐步扩展到整个滇南（包括元江、石屏、龙武、曲溪、建水、蒙自、个旧及现在的思茅地区、西双版纳州和临沧地区的临沧、沧源、双江等县），与当时滇越铁路以东地区和滇东北、滇西、滇中地区的武装斗争互相配合。截至一九五〇年初与野战大军团结会师时止，建立了主力部队三个团（即边纵第九支队四十一团、四十二团、四十三团）、一个机动营、一个警卫连、三个整训总队，共五千五百余人。此外还有我挺进支队，一九四九年七月划归边纵第十支队领导，编为四十六团未计入；县基干队五百多人，十四个武工队和民工团七百多人，有组织的民兵一万多人。当时军政工作人员如地委、行委、后勤、均编成战斗队，配备长短枪及机枪。先后改造了十余支接受党领导的反蒋武装并肃清了这些地区内大小数十股反动地主武装和土匪队伍，平定了数起

叛乱，基本上净化了这个地区。建立了思普根据地。在普洱建立了地区级的思普行政公署，在宁洱、思茅、墨江、六顺、景谷、景东、镇沅、江城、镇越、澜沧、沧源、宁江等十三个县建立了人民政权。车里（现景洪县）、佛海、南峤（现两县合并称勐海县）、双江、缅宁（现临沧）五县也已派了干部，准备建立人民政权。在追歼国民党残部主力的最后战斗中，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大军共歼敌五千余人。

在整个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战争中，滇南武装斗争在时间上是短暂的，如果说这个小小的局部地区的斗争、对波澜壮阔的全国斗争也起过一定的配合作用，那完全是党的领导和滇南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

一、滇南武装斗争的基础和发动的准备

滇南武装斗争，从开始发动到云南全面解放时为止，只有两年多时间。但就它所达到的规模和取得的成绩来看，发展是迅猛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新民主主义革命已处于全国性高潮中，另一方面又与滇南地区自身的社会历史条件，尤其是与党在滇南长期工作奠定的基础有直接的关联。

滇南这一地区位于横断山脉的南部，路隘林深的高山与汹涌奔腾的江河交错排列，地形险峻，交通不便，是云南经济文化比较不发达的地区；但气候温暖，土地肥沃，又是多种少数民族与汉族一道生息聚居的地区。西部和南部有漫长的国境线，与越南、老挝、缅甸三国接壤。这里的各族人民群众，既受国民党中央政府和云南地方政府的大民族主义统治、又受本民族上层统治者的压迫剥削。国民党政府在这个

地区设立了建水、新平、普洱、缅宁四个专员公署和二十多个县政府，依靠各民族的土司头人或当地权绅建立了宝塔式的层层统治，对各族人民进行残酷的压榨剥削。抗日战争时期，驻防车、佛、南的国民党二十六军九十三师对当地各族群众肆无忌惮地欺凌掠夺。调离时还留下一批退伍军人，在境内外设立多处据点，与国民党军统特务勾结，成为一股公开的政治土匪在那里活动，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从抗日战争后期开始，滇南人民中自发的抗丁、抗粮、抗税、抗摊派的斗争不断发生。到解放战争时期，滇南农村已濒于破产，农民极端贫困，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各族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中国共产党在滇南有长期的工作基础，在群众中的影响是深厚的。远在大革命时期，党在滇南的个旧、蒙自、石屏、墨江、普洱、思茅等地就开展过工作，在这片沃壤上播下了第一批革命的种子。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中共云南省委委员李鑫同志就到个碧石铁路一片工作，并亲自深入到个旧锡矿当“沙丁”（矿工），发动和组织工人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一九三〇年，党在墨江发动各族农民举行暴动。这些斗争虽然失败了，许多党员被残酷屠杀，但革命的火种却长期深埋在各族人民群众的心里。一九三五年，伟大的红军长征经过云南东北部和西部，其影响远及滇南，许多贫苦农民懂得红军是为劳苦工农群众打天下的军队，为后来党在这一地区建立革命武装打下了思想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党在滇南的工作逐步恢复发展。个旧的《曙光日报》，建水的建民中学、石屏的石屏师范和宝秀中学，先后成了党的工作据点，许多农村小学也为我占领。党

员以各种公开身份为掩护，宣传抗日，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并在一批进步的教师学生和工人农民中建立了党的组织和外围组织。通过上层统战工作打入国民党政权，掌握了部分乡镇保甲武装。后来工作发展到蒙自和元江。思普区的磨黑中学，一九四一年以后就成为我党的工作据点，那里的党组织与当地拥有三百人武装力量的张孟希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用公开和秘密形式相结合，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后来工作又发展到普洱师范、通关简易师范、墨江中学和景谷的碧光中学。碧光中学所在地勐住，成为党在思普区建立武装力量的重要据点。在这些据点上，党组织不仅为后来的武装斗争培养了大批骨干，而且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群众基础。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以武力劫持云南地方当局龙云，企图直接控制云南。接着又疯狂镇压昆明的爱国学生运动，从制造“一二·一”惨案到暗杀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事件，促使云南人民爱国民主斗争走向新的高潮。当时滇南一带，民变蜂起，如一九四七年春，建水江外水普龙新街（今元阳）地区的傣族农民群众，发起了“反三征”暴动。这年夏天，建水岔科乡被“逼上梁山”的王庭珠联络农民四、五百人，围攻伪长田联保办事处达四、五天之久，反对伪政府的各种苛派勒索。滇南党组织曾试图派人领导，如新街曾派去了王小石等同志，岔科曾派去了廖必均等同志，但因群众内部条件不具备，都未能成功。这年的下半年，石屏人刘昆府在车、佛、南交界地带的乃金，组织起二、三百人的武装队伍，打出“民主联军”的旗帜，公开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震动了车、佛、南。磨黑党组织曾派杨汉光等同志去进行工作、后因被保安第三团和

当地反动头人联合“围剿”而失败。

这时候，解放战争已从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反攻，党中央作出了在云南发动武装斗争的指示。滇南党组织在省工委的领导下，开始了发动群众，进行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由于前述的客观条件与工作基础，所以继党领导的滇越铁路以东的弥勒西山武装起义后不久，滇南武装斗争的枪声，也在一九四八年初打响，并且巧妙地利用云南地方势力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矛盾和正确处理其他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中胜利地开展起来。

二、党领导的云南人民自卫军的建立和在斗争中发展壮大

我党直接领导的滇南人民武装部队于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在元江蓬择正式建立，当时命名为云南人民自卫军。它的成立有一个具体过程。

（一）建军的具体准备

一九四七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刘邓大军渡过黄河，转入了全国规模的大反攻。党中央提出了“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中共云南省工委根据党中央和华南分局关于在云南开展武装斗争的指示，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在建水召开了省工委会议，部署在全省开展武装斗争。从此，在滇南发动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进入了更具体的阶段。石屏、建水、元江一带和思普区的党组织，在深入农村做群众工作的同时，

分别对在这一地区进行武装斗争的条件以及民变武装和其他地方武装力量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派人到自发性的反蒋武装如刘昆府在车、佛、南组织的“民主联军”以及在建（水）石（屏）龙（武）曲（溪）等县活动的白小七、许世豪、赵小安、龙永和等队伍中进行了解和争取工作。党的思普特别支部则争取磨黑实力分子张孟希，又派党员何宏年、赵国华、昌恩泽等去景谷勐住，对曾经领导过侏佤山抗日游击队，后来又积极寻找我党领导的罗正明进行了团结争取工作。一九四八年初，余卫民在省工委同意下向滇南十八土司及元、墨、新哀牢山地区一些上层人物进行了调查了解。省工委对多方面情况进行了综合研究之后，认为在滇南发动武装斗争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并选择元江为武装斗争的发动点。一方面我们运用张冲同志的关系，以及在昆明读书的李宣明（“民青”成员）回元江咪利老家争取他父亲李和才（哈尼族，开明上层人士，）的赞助和支持，借用李和才在小白母村新建的房子开办干部训练班，为建立武装部队培训干部；一方面滇南党组织指派党员范嘉乐（傣族）在他家乡元江撮科积极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又派了一批党员和“民青”成员由廖学民同志领导，在元江南部的浪堤、大小羊街、猪街一带开展群众工作和上层统战工作，争取掌握乡镇武装。建水、石屏、个旧等县县委则大力开展各方面的工作，在人员、武器、物资各方面支援元江建军。

小白母训练班是一九四八年初开办的。参加的学员是党从昆明、石屏、建水一带输送来的在爱国民主运动中受到锻炼的教师和学生，也有一些农民，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民主青年联盟及农民组织的成员，共七十多人。训练班开办时的

负责人有廖必均、杨东城、肖源、周锦荪同志，余卫民同志也参加了训练班的工作，接着李伯雄（刘宝煊）、方仲伯、唐登岷等同志也参加了训练班的领导工作。当时以训练班为依托，主要做了三件工作：一是培训骨干。训练班的学习内容有形势任务、党的主要政策、群众工作、武装斗争知识等。训练班的学员成为日后建立武装部队和地方群众工作的骨干。在训练班中还发展了党的组织和民青组织。二是发动组织群众的工作。训练班还在进行时，周围村寨如韩家寨、紫托罗、咪利、瓦那等处，就有干部以小学教员身份开展了群众工作。四月份训练班结束后，曾分为四个工作组即元东、元南、元西和景谷工作组去开展工作。元江的三个工作组通过当地党组织和上层统战关系将学员分配到元江四乡，以小学教师或乡镇公所工作人员身份为掩护，直接到各村寨去宣传和组织群众。三是统战工作。根据党的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利用矛盾，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政策和策略，努力争取和团结元江所有赞成我党主张，有反蒋倾向的开明士绅和地方势力；其中包括元西的李和才，元南的高升福、高朝梁，元东的刘士纯、吴彻等，使他们支持和赞助我们在当地的活动。

在小白母训练班结束前，国民党中央军九十三师二七八团突然对元东的撮科发动进攻，清查、抄劫了范嘉乐同志和傣族开明人士刘士纯的家，并烧毁了他们的房子。敌二七八团在撮科、甘庄一带盘踞了二个多月。范嘉乐、刘士纯各带少数武装撤到周围山区，余卫民同志也从小白母赶去支援。闻声前来助战的还有石屏、建水的白小七、许世豪、赵小安等部武装。当时曾有各部联合吃掉二七八团的计划，终因未能

实现统一指挥，没有达到目的。不久，李和才的武装又和绿春孙宗孔的武装发生战斗，小白母训练班派余卫民、刘岩等同志参与，想在这个地区建立根据地，因对情况了解不够，没有实现。

当时，省工委对在元阳发动武装斗争的第一个目标是要求建立起一支有五百人枪的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一支军队。当时从各地集中到元江的同志连同元江当地的同志已超过百人，各地党组织还可以进一步发动组织群众入伍，但武器却远远不足。枪支从哪里来？曾作过多种努力和尝试，如由党员私人筹款买枪，向反蒋的上层人士借枪，但收效甚微。再就是向反动武装夺枪，但赤手空拳是不行的，通过撮科事件和绿春事件两次尝试，证明依靠别人的力量是难以取得成效的。从前面这些经验得到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党必须集中力量，独立地建立自己的武装部队，哪怕开始时数量少一些，即使是几十人枪，以此为依靠，在实际斗争中去扩大队伍和充实装备，才能求得胜利的发展。

（二）蓬 泽 建 军

一九四八年六、七月，滇南工委开始以元江东部的一个小山村蓬泽为据点，集聚力量。除撮科战斗中集聚的队伍和收回一批原小白母训练班的学员外，还从石屏、建水，及江外（今元阳）一带动员来一批少数民族农民，组织起一支一百五十人的革命队伍，有七、八十支土枪、洋枪，还有借来的两挺轻机枪。有了这样一支党直接掌握的基干武装以后，武装斗争的局面就迅速地打开了，部队也就不断发展壮大了。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是部队正式编队建立的日子，

命名为“云南人民自卫军”。提出“反三征”的口号。为了统一和加强对部队及地方的领导，成立了滇南工委（此时还不包括思普区），书记张华俊，委员有唐登岷、廖必均、方仲伯、刘宝瑄。部队由滇南工委直接领导。建军时部队编为四个中队，一个中队作为元东的地方部队，由范嘉乐、王文华负责领导。三个中队为主力部队，余卫民任军事指挥员，王耕为政委，唐登岷为政治主任，彭光为参谋长，周锦荪为政工队长。部队一开始就按照党的建军原则，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为榜样建设，强调党在部队中的领导是第一位的，军事必须服从政治。部队里建立党的组织和外围组织“民青”、“解放先峰队”。政委代表党在部队中贯彻党的政治领导。中队设政治指导员，分队设政治战士，这些职务都由共产党员或“民青”成员担任。在部队中建立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制度。当时党员为数不多，党的组织也未公开，但在部队内实行官兵一致，各级干部特别是政治干部完全是以自己的政治觉悟和模范行动来赢得战士的信任和拥护。干部战士相依为命，亲如兄弟，官兵关系完全是崭新的革命同志的关系。这支部队人数虽少，却是真正的党军，后来发展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第九支队主力的基础及第十支队主力的一部。

部队正式建立前后，都进行了生动的政治教育和基本的军事训练。通过全国革命形势和解放战争形势的教育，部队的性质和任务的教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提高了战士的政治觉悟。战士都能认识到我们的部队是为打倒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实现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战的人民子弟兵，既区别于国民党的反动军队，

也区别于各种雇佣性质的队伍和以抢劫分赃为目的的土匪队伍。部队的军事训练除基本的军事知识如武器的保养使用、射击、投弹、战争中地形地物的利用，和个人、班排的运动外，着重进行了夜行军和游击战术训练。部队在休整和行军作战的间隙，还开展了识字学文化、唱革命歌曲等活动，使部队在艰苦的战斗生活中始终朝气蓬勃，生龙活虎。

八月初，部队从蓬泽出发，在元东开始武装宣传和发动群众组织民兵联防时，已经是一支由党领导的，有明确的革命目的和严明的革命纪律的武装部队了。部队行军，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能坚持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借东西必还，损坏东西必赔。部队离村时政工队派纪律检查组挨户访问检查，如发现有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即行处理，使群众满意后才走。因此，部队每到一地，群众就热烈欢迎，军民亲如一家。部队作战，战士都能做到一切缴获归公，对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受到优待释放回家的俘虏，多成为我们部队的得力的宣传员。因此，这支部队很快就在广大群众中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和信赖。

部队还朝着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方向建设。建军一开始，就结合训练工作到群众中去访贫问苦，为群众做好事，宣传共产党和自卫军的性质任务，讲解革命形势，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腐败，号召反“三征”和组织民兵联防自卫。只用了二、三个月时间，就在元江与小河底江之间一连山上的各个山村建立了民兵联防组织，在贫苦农民中组织了“弟兄会”“姊妹会”等各种群众战斗集体。不少积极分子踊跃参军，这些组织中的骨干成了群众的核心，如蓬泽

贫农张大妈（马二娘），后来成为元江县拥军拥政、生产自救的模范，解放后被选为省人民代表。战士做群众工作，使自卫军完全同群众打成一片，我人民解放军的这些传统，也成了这支部队的优良传统。当时，群众把这种密切与群众相联系的传统作风，作为区别人民军队与国民党军队、土匪、恶霸武装的重要标志。

应当特别提到的是，这支部队是云南人民的子弟兵，还从战士的民族成分上充分反映出来。部队从开始建立时起，战士的大多数成份有彝族、哈尼族、傣族、白族等少数民族。军政干部中除有这些少数民族外，还有回族、纳西族等。部队内部贯彻了党的民族平等、团结、合作的政策，各族同志之间互相尊重、共同学习，并肩战斗、亲如兄弟。后来随着部队的发展和活动地区的扩大，部队的民族成分也随着增加。正因为部队有广泛的民族成分，在群众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所以它能在少数民族地区胜利地发展起来，不论在部队内部和外部，都没有遇到过民族关系上的困难。

（三）元江根据地的发展和自卫军的扩大

奔袭洼底，首战告捷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夜（阴历七月十五日中元节），部队首次出击，奔袭洼底，取得胜利。当时部队才成立，战士手中刚刚掌握了枪，求战心切。但部队领导认识到首战非常重要，这一仗打向那里，能不能取胜，对整个元江的政治影响，对这支新建的、有鲜明的政治立场，但还缺乏作战经验的部队是非常关键的。因此打击对象一定要选得准，一定要把握必胜的条件，初战即胜，绝不能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

对于这些，部队领导事先都作了周密的调查研究和部署。洼底镇是元江东部恶霸杨怀麟的巢穴，杨在政治上十分反动，压迫剥削农民凶狠残酷。打杨怀麟势必震动国民党反动派，但有利于我们发动群众，分化和争取元江地方上层人士，团结倾向我们的力量。部队首先侦察敌情，弄清了杨怀麟的兵力，住宅内外通道，镇内防守等情况。杨怀麟对我们这支武装在元江东部的活动已经感到威胁不安，但还不相信我们已有力量对他立刻发动袭击。我们分析，他虽有洼底镇的有利地形和坚固的院宅可以据守，但我们则在战斗力上处于优势，并可利用他的麻痹，攻其不备，取得胜利。于是决定在他疏于防备的中元节之夜以奔袭的方式对他发起攻击。部队夜行军数十里，人不知鬼不觉，在拂晓前突然运动到洼底寨边。在夜色掩护下，首先扼住了四周的寨门，占领了寨东南的制高点——寺庙和山头，继而派出突击队摸进寨内，包围了他的两所大院，轰破院门，突入院内，展开战斗。当我轰击院门时，杨怀麟仓皇组织抵抗，既没有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他和他的队长杨正明越过屋逃入山中。我们仅半个小时就占领了洼底镇，结束了战斗。这一仗我们牺牲了班长高太昌同志一人，共缴获全新轻机枪二挺，长短枪四十多支，有些新枪还用油纸草席包着，根本没有使用过。此外，还缴获了一些手榴弹、银元等物资。这一胜利，改善和加强了部队的装备，解决了部分部队的给养，大大鼓舞了士气，许多农民子弟纷纷参军，部队得到增员。敌人则惶恐不安，元江城顿时成立城防大队加强防守。

向元南进军、猪街伏击战全歼保安大队

洼底战役后，为扩大政治影响，开辟新区，主力部队决